

詩通

詩通小雅卷二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議　男　休徵　明徵　編録

鹿鳴○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旣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此是將自己設燕本意說與賓客之調夫意指在人之好我二句中蓋按席求教迄今猶沿之故應以此爲主若乎

乎看此詩。則前章先言在禮而望賓以忠告。次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及燕會。末章只備述已之所以樂賓。語意參差。互相關照。總見其為親賢愛善不拘形迹如此。却未嘗節節將示教叮嚀。盖一經提醒。不須更說矣。說者多謂應重一好字。不知必待樂幣而後好。既非忠愛本懷。欲其好我而始與之遨遊杯酒。平時上下之交。亦安在哉。凡人所示多是愛人之言。所以先我好我以引起示我耳。

瑟、堂上之樂。笙、堂下之樂。鼓瑟對吹笙言。鼓簧、帶在吹笙內。承筐是將、兼酬幣侑幣、即行于鼓樂時者。末二句是冀望之詞。周行、渾渾說。

德音二句、總是稱賓之賢處、德音、指平日之令聞、德只在淳厚一邊說、視民不恌、是德音足以如此、非已化而及之、乃維持于未化也、君子是則是效、指在位言、則效以德音為主、而帶民在內、上云乞言、此則并及憲老矣、敖游有從容和順之意、不在式燕外、獨言酒者、樂將在其中、鼓瑟吹笙、正是飲旨酒時事、和樂且湛、緊承說、重在湛字、安樂其心、最重、盛世所以地天交泰、堂廉不隔、而絕無忌諱者、正為君心與臣心合而為一耳、上章式燕以敖、使會此意、而特于章末點破、似與好我相應、實非待心先安樂而始好也。

四牡

通詩俱是人主代言、須會使臣口氣、非如北山感慨不平之例。全詩不遑、將、三字、自首至尾。皆四顧翩鵻兩章。王事却將來作個話頭、不甚重前二章懷歸、泛泛以遠離父母言、末章之懷歸、則緊頂不遑將父母說

監、亦監也、出河東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經火而易散故剛不堅固為監、王事、是宣上德達下情之事、傷悲兩字、渾渾含情

古者席地跪而後起、跪而後坐、居則坐也、啓處且不遑。則空有懷矣。

四駱駸駸、只叙出使事以起下文、非是歎使事不已、作歌來諗不是欲君令我速歸就養、亦非是欲君存恤其家、只是欲知我仰命遠臣、有如許悲惋衷曲耳、要知此是勞詩、作歌說使畢復言、

按周禮大小行人之職、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周知天下之故

疏義曰、皇華遣使風以義、四牡勞使悃其情、是以出則盡職、歸則忘勞也、

皇華

通篇重每懷、靡及、咨詢之下四章意思、俱括于首一章中

看每車我馬一句即是駪々二字光景詠不已而諏度不已而詢諏謀度詢又必要周又各蒙載馳載驅說完然是個每懷靡及着謂廣詢博訪可以補其不及即每懷及矣○傳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花不以高下易其色最有味依朱註只是以華之隨地皆有興心之所懷皆然駪々與皇々相應雖泛言征夫實重使臣王者君臨萬國所遣必非一使則衆多並行特同時出使之臣耳宣德達情原是一意須融會說靡及者恐未及宣未及達也此在駪々擾事之時念之不置故曰每懷

我馬四章四平看各載馳句有奔走急疾之意周字最重

是無處不聞。無人不聞。無事不聞也。諏謀度詢、正是旨使臣聞耆老。求遺逸。恤孤寡。舉廢隆本職。宣德達情。正在此內諏有聚議意、謀有計畫意、度有酌量意、詢有究問意、國語叔孫穆子對晉行人曰、君教使臣曰諏謀度詢必諮于周、敢不拜教、臣聞懷和為每懷、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貺使臣以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左傳訪問于善為咨、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其文稍異、

常棣

通篇、以莫如兄弟為主、二三四章、意每加切、乃數明莫如

之意以為人家兄弟多在安樂時視為累不相關故末三章極言安樂之必須兄弟究圖兩字正示人重兄弟的關鍵一究圖便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了

箋曰承花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樂棣之花一柎生二萼兩兩相覆鄂是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言為與者亦取兄弟同生之義也註外見無據莫如兄弟渾含下七節意只平平以情親義重言而語氣已不勝感嘆

死喪之變猶曰在內到積尸相求其哀尤慘慘者其衣衾飾棺槨之類求則求于積尸之中不忍其暴露也感字可味他人且畏惡死喪其不肯求積尸可知矣懷字情上見

力、求字、力上見情、

箋云、脊令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以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于急難、急是急人之急。即是相救、而平平相救。不足以盡之。言良朋。則非、泛交。曰永嘆。亦非無情。但力不能相及耳

閱墻禦侮、是人欲昏迷之時、而天理猶不容滅者、閱墻良朋、正相對看。○急難較死喪已淺、禦侮較急難尤淺。然事雖一步淺一步。而兄弟之義則一節切一節矣

五章是上下過文、不如二字。正與莫如二字相呼應、又以起下面兜圈意。喪平則無死喪裒尸之事。亂平則無急難

樂倫之事。亦是詩言平安時。人心易迷如此。非然前面喪亂。一一經過而後能安寧也。

儐爾二句室家聚會之樂也通一家言具字當以無故而成在主說孺不離和樂而自有一段真情繾綣不舍之意

妻子好合從說平日耽翕者相好而無相尤也照他人具而兄弟不具妻子翕而兄弟不翕者共孺與湛自見。

兄弟具而樂之真是兄弟宜室家也兄弟翕而樂之久是兄弟與妻孥也究圖不必推深只平心虛氣看室家妻帑。間有兄弟與無兄弟何如耳結句猶將世人提醒

伐木

通篇以求友生作主。王者下交于臣。而下一求字。不止自忘勢分。無欲令人忘己之勢分。非專藉燕飲而自謂推燕飲。可以將之。則自不得不鄭重綢繆。頻之而速〻之。之必來。常應欲應。然而有無時節。俱不暇論矣。下兩章終究得一求字。

首章首句、只興正第二句箋云、嚶〻、兩鳥聲也。伐木非一人。鳥鳴亦相應。故以為興。聽字。即鑒字義。照本文看神之聽之二句。只是人心和平。通于鬼神。終無怨恫而已。文家故識法、不得不說到泰交成治上

次章與五末、以伐木盡其力。與篤友盡其情也。釃酒五句、

對下六句背釃酒肥羜洒埽陳簋是互文迭字只願其登
臨之意寧適不來是常望他來意微我弗顧言無使我不
顧念朋友也微我有咎言無使我于明友有疏薄之咎也
不是使朋友不得責我
傳曰天子八簋箋曰粲然已灑埽矣陳其黍稷矣謂為食
禮
三章與上四句以伐木必于所坐之地與釃飲必于所親
之人兄弟無同姓異姓言上皆尊行故不敢必其來此同
輩故必欲無遠良之二句是比方之詞蓋即常情之小失
以喚起上當為次也失德以愆亦只就自家說與弗顧有

各一例有酒六句極言禮意之真率交情之親厚如此不出上三段詮燕意而寫情更爲親切發曰湑滴之也謂用茅累之而去其糟也以筐曰釃以籔曰湑連用五我字正與上文微我相應。

天保

通詩以天神爲主前二章言天福君四五章言神福君三章六言各形容其盛如此雖總是極臣子之稱頌而藏㪅編總二意自是頌中有規

首章保字照命不于常看定照厥位惟危看孔固常常保定也下四句正保定而使之如此不除不庶各緊頂上說

無時不福、積之則厚矣。無事不福、積之則多矣。單厚多益、雖皆是福、然皆用虛字形容、故次章遂、提、保、定、之最緊切處言之、俾爾戩穀、宜如俾爾單厚看、下句宜如何福不除看、上虛而下實也、哉有一齊之意、善亦有個源頭。一善則無不善矣、宜者恰當之謂、亦只在事上說、戩穀罄宜、正是受天百祿了、維日不足、是言日日降之、而不見其止、是也、正是遐福、

以莫不興、承上二章福來、只是可大可久、翻覆說、五如字叠叠說下、方至二字便見進盛意、非待莫不增而後為進盛也、莫不增正與莫不興相應、總是形容不盡之詞、

四章首四句只輕輕一直遞下以為下錫福引子不甚重諏日卜筮日也擇士選與祭之士齊戒致潔于內也滌濯洗祭器沐浴其身之類致潔于外也孝以盡志享以盡物祠之言食也禴禴新麥也嘗嘗新穀也烝進物品也禴祠所以迎氣之來烝嘗所以送氣之往君曰二句是尸傳先公先王之意

民之質矣四句分明是擊壤謳歌景象所以為人主之多福只將澆訛之世其民之巧偽智故何如為主德之累反照則質之即德為德之即為主德自見矣詩至成周民風漸趨于薄故鹿鳴言視民不恌此言民之質矣俱有深意

偏為爾德、此是言偏斯民之為。皆為爾之德也。註、中則、象、良、是、卻不須云助爾為德、

不騫是無缺損指山之一處言不崩是無傾覆指山之全體言、

采薇

雙提玁狁之故是一篇骨子。下面靡使歸聘、我行不來、豈敢定居豈不日戒、皆根于此。首三章、敘其始出時事、四五章、預道其在疆圉事、末章則預道戍歸時事也、

幾曰、重言采薇者、叮嚀行期也。歲亦暮止。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薇亦作止、是今歲春、薇止則來歲之仲冬、而期而

遲時也、此已、明、跳、是、離家、旋、矣、下將抽出言之、家與集、是

下、二章總冒、

次章承靡室家來、憂止、憂歸期之遠也、憂心烈々際頂憂

止抗饑渴之苦、從離家來、戍事未已、就今往者言、以方在

途也、靡使々字、就同戍人言々兩者戍役皆有戰守之責

無敢寧家也、

三章承不遑啓居來、陽止是明歲之十月、不遑啓處、以在

邊防、守言、與不遑啓、若止就上遣言者不同、憂心孔疚、以

憤激國難。成敗利鈍未可逆知。故也。不來、是竭力致危以

守邊隱意精神、下二節、

戎主于守。而四章言戰。蓋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也。曾節乘天子之命車、故詩稱路、與下戎車有別、戎車二句承上起下、二建說不定看、只為欲先敵、一月三捷、言當常勝也、古者禦虜必用車戰、故張皇啓車、戎車並以作承戒之氣、度下豈敢定居。不須用轉、不敢定居內有工夫、如坐則運籌、行則決戰、退則堅壁、進則攻取是也、豈敢則在心上看、

○五章首二句、亦言車駕于馬、重在車之、可恃以守、上依前憑之以運籌決策、脈者托之以進退止齊、翼翼以車之行列言、象弭魚服、以車上器械言、豈不二句承武備說誡注求、月戒、日日存此戒心也、孔棘即登戒之詞、一游一處

詞氣甚緊

末章要認須通意蓋人懷敵愾之心則公事可畢歸家有期故須從之楊柳依依即首采薇之時也雨雪霏霏即首歲亦暮止之時也因來而追往重在雨雪之勞上行道二句俱根雨雪來遲雪行遲而又饑渴也莫知指君言方遣戍時而終之以此隱然見征夫一段勞苦傷悲我盡知之爾行可無復顧慮意

出車

全詩重美成功上以獫狁于夷作主而其本在憂心悄悄二句前三章叙出師之事先戒懼而後奮揚後三章叙班

師之威、先勢昔而後悅樂、
首章上四句、是以詩人叙詞述大將語、自天子二句、只言
承命之重、非師出有名也、召僕夫內熟有棘意所謂君言
不宿于家、王事不留于境也、
出車在郊、既前在牧之車為後軍、則所見止是旗旐旄旆、
而旗旐旌旄、已在彼牧、故際頂曰彼旟旐斯、蓋因言表章
而兼衆前後軍言之也、旂旂飛揚、重在統衆、上不專取其
衆憂心不足畏敵、直是憂不克平敵以副君命耳、古之御
者實與大將比肩、此僕夫非將車者、况瘁重在將有以感

三章奮勝意根次章戒懼來、其實戒懼與奮揚非兩暖叟危。足儆僕夫而威靈遂已摒為象矣。看四句、皆詩人叙詞以為天子二句章本傳王命重作、士氣上、城以扼除劃禦害。所謂嚴出入之防嚴荒服之限來則禦而去不追者也赫赫、令奮揚來衰、剗除叛乘我懈伺我隙不得為除此則不假攻伐、而陸梁者息也。雖本赫赫之威名要見守備有道。虜不敢犯意作已然看。

四章至末章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情見於言外首截四句、重在出之久、上不重在勞烝稷方華前歲之季夏也、雨雪載塗今歲之孟春也古者絲紘有事則書之于

前、前書、即出師時、所受誡別方之策命也、要見即却玁狁
而在途之感慨猶如此、方與下章有情
五章代為將帥室家之言、首二句、正是暮春景物、即、將、帥、
在道、感慨、雨雪、歲、途、時、也。末二句全是為師征不歸遥想
其夫之詞、不是實事、()須知上章言往來之情、繫于簡書、
將帥語意與戍人迎別、此章想北伐之餘威、擬西征之新
命、將帥妻語意與戍人室家亦自別
末章首四句只述叙凱景、不重時可樂意、至執訊二句方
照上春日風光、重黃可樂處、末二句、全是、歸、功、南仲、前言
于襄是在威方時、不敢忍陵、此言于夷則以去用方後言

使有幾世平定意此是一詩之主輔氏曰歸曰凱旋凱樂也

杕杜

此詩道是王者體成人室家之情而代言之首念其當歸非方平成時尚未至於春也次念其當歸猶是春將暮時未過期也三則期已過故以車馬遇度之四則過期而不至故以卜筮決之

杕杜雖以識時序之變而取義于杕亦因征夫在外而傷其孤特無依也從役我月指往役至今月言陽止即杕杜睆實之候追止言此時從未即歸難道還不得暇

秋杜既實是去年十月其葉萋了則實落而又生葉為今年之二月矣卉木二句是承上文而衍其詞與陽止二句例猶將卉木代秋杜二字恰是女子口中悲含語陟山固是望君子然重杞可食則春已暮意檀車三句全是億度料想之詞

匪載兩句承上起下極著重在下蓋上匪載匪來指陽止涉萋止時言期逝就來芑時言多為恤不必指出所恤何事有事可指便不多矣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相襲俱作以心之惶惑不定也會字造偕字生卜有兆詞筮有占詞皆謂之繇

魚麗

詩、旨、全、重、優、賓、二、字、若、二、節極道其盛已含兩全意、下、三節、將、抽、出、以、贊、其、曲、全、耳、下所謂多偕有即上多有字意、嘉旨時、即上旨字意、上言酒已兼羞、下言羞亦兼酒、嘉與旨稍別、嘉以品言、旨以味言也、以二魚與旨多取六者之兼備、君子、句、工歌而指主人、且字重多或轉取以求充、故患不嘉、旨或盡美而難繼、故患不偕有或拂經以取盈、故患不時、嘉則多而珍異矣、偕則旨而齊一矣、時則有而新美矣、曲全者物也、所以兩全者礼意也。

嘉魚

全詩以樂賓為主曰樂曰衎曰綏曰又皆自我燕賓者言之非賓樂我之酒也有酒猶言鼓酒殽在其中首二章言取物必以其道與燕賓必以其誠式燕以樂一聯説樂衎俱以心言樂只是情意浹洽形神舒暢到下綏字方是勢分兩忘形迹俱釋矣樛木下垂使其苞得以纍其上主人親賢使賓得以安其心亦重主人去安賓上又燕只是一時事如酬酢不已之意

南山有臺

此詩、要玩、總、注、尋實、字、美德祝壽、所以尊之、也、德是已然
故曰美壽是未然故曰祝、德與壽雖各開說。畢竟。以德為。
本。蓋古人頌美。未嘗忘規也。各章樂只、總就其形于咢接
時者言之、不甚重、美、德全在、邦、家之基、等語、
邦家之基之光、直指其德。非言德是以基之顯之也。不已
就時言、是無窮意、是茂、就地言、是日盛意、保者保合太和
之謂、艾者順養元氣之謂、爾後、就本身說、與無有後艱後
守同、保艾爾後、雖是祝壽。隱然規以修德。
此詩舉草木為興、各有倫類、臺與萊、是附地者、故與邦家
之基、恭與楊、是沃若者、故與邦家之光、杞與李、是多子者

故與民之父母、栲杻與枸楰是耐久者、故與眉壽黃耇、

蓼蕭○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箋曰九夷八狄七戎

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

此詩極重既見二字、蓋天子與諸侯聯屬一脈、只在來朝

否則非與菀柳之悲、即重匪風之嘆矣、既見安得不心寫、即美其德處原不離既見、到末章、遂舉來朝之儀作結束矣、或謂全詩以德為主者非是、

心寫、謂之在朕遠想望渴以慰解上說亦微含親德意燕是故燕笑語是燕時怡悅之情承心寫來重君忘分與之笑語、卒叅履舊多推開一層說細看不如只就燕時言天

于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燕。
龍猶言增寵我、光猶言光輝我、此、即是德、不爽、即此德之
有常要說得、句、然、多訓勸戒意、不忘猶言不已、是祝其長
享藩封、而求作龍光也。王朝建侯本意。不過欲其光昭令
德。翼戴王室。亦要自己享國長久。方得永世同休。故此言
龍光不爽下、遂言宜兄弟、似頌實規、
孔燕孔字帶豈弟說、言燕會閒。見其為人甚豈弟也。宜兄
弟則周其德之形于燕、而知其必宜于家、此即令德而足
以獲壽豈者壽豈不平看、
鞗革以飾馬、和鸞以飾車、皆是諸侯度履萬福、就得天寵、

與壽考壽豈一例看

湛露

全詩只以君之燕臣爲主令德令儀俱就燕上見之固美其善是飲也讀此詩要想見同家盛時光景

首章以天澤厚被于物與君恩厚及于臣合安久足三字總是厭〻安者無事久者夜深足者情意浹洽也無歸非禁臣之歸只是心上必欲其醉情之厚也

次章以露在豐草則膏澤深與燕在宗室則恩意厚重而在字考成其燕禮也箋云夜飲之礼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于庶姓其讓之則止

杞棘與物、而無不濡露、與君子皆有所主、而不喪德、桐椅是物、而無不下垂與君子皆有所檢而不爽儀、顯允豈弟、雖皆呼過之詞、然以顯允屬德、以豈弟屬儀、自有分別、令字、照上醉字看、

彤弓

此詩是王者自道其錫弓以報功之意、我有嘉賓句宗重、喜款愜之功、閱傳宗社生靈則見之自不容已而不覺饗之ㄑ為遠矣、社中識與遠字不是王者口氣、着二句是追原之詞、要總重其與以待有功意中心四句相承說饗雖指燕言而最要入貺弓意、蓋弓之燕、上所用以酬賓、惟賓

者、錫必先饗、饗必用樂、蘇氏曰、凡賜弓矢、以饗禮行之、饗主大宰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載訓抗、謂以彤弓抗之于弓檠、使其体常正也、櫜訓韜、謂以彤弓韜之于弓櫜、使其色常新也、右者勸、以酒、而以賓礼尊之、醻者情厚、而頻勸、以酒、也、蓋一獻一酢、報施已均、而又有酬爵、是其厚也、

菁義

全詩總是極道喜樂之情、各既見君、子、句、最、重、蓋此君子非等閑人物。此見非尋常接遇。所以不勝其樂儀精燕飲言正是樂之所寄、樂且有儀、情發于外也。吾心則喜、寵根

于中也。貝有五文貝、壯貝、名貝、小貝、不成貝、二枚為朋、價各有差非總五貝為一朋也錫我百朋只就事上極摹其情不另將滑事貨形容滑賢休字正對汎汎浮沉脊脉奇即在樂中

六月

此詩詳叙北伐之始終前二章叙王命伐北之由中三章叙其所以成功末則叙班師之慶雖美吉甫而宣王之能命將在其中中間包括最多關係中興氣象最大

首章重一急字棲棲是倉卒興師人情擾擾意戎車三句正出師事也載是常服對用字看戎服當臨陳乃用之在

遺故戩之也我戩朝述言急字總貫四句來匡王國者正
華夷之大分也
次章比物已在上駿〻內戎服即上所載者此又抽出言
之閑之是人去閑馬謂摹平日所教者一試之也維則謂
駕車而行隨人馳騁自合執度也維此四句一直說下還
重在逸與斂而常度之不失在其中我服我字就軍衆說
佐天子就折衝禦侮以共成撥亂反正之治言
三章上四句輕馬為克敵之具故鋪張以起下文耳有顯
正形容備度宜一直看膚公謂攘夷安夏之功奏膚功即
定王國也嚴飭約束士衆如號令明賞罰信之類言翼就

自心持軍、有戒慎而無解弛言、嚴翼處、便是武事、此二句。是言甫成功根本二以字上作是○以看、下作欲以看、○首言我是用急而次言應敵從容。則急中有暇次言不失常度。而此言嚴翼以共武。則寬中有嚴皆相形互見。以瞽言甫之妙于行師。

匪茹、是不度順逆、瞽居、大衆盤據也、內侵、雖兵深入也、此正犯畿之勢、畿文畿上有文也、即所謂鳥隼之章、白旆、是以帛綴旒末爲燕尾、故曰繼旐非二物也、白、當帛、字看、原是絳色、元戎、車總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々十乘、用馬四十匹甲士三千人、步卒七百二十

人所謂選鋒、此先發程、其餘車徒皆在後也、戎車既安、非指元戎、即首章、所飭、者、輊軒、分前後不滑車必覆于前而不倚于前却于後而不側于後方纔是安。如輊如軒、猶云輊如軒如也、合上元戎、則彼為前鋒、此為後援、閑非如前以人閑馬、乃馬之、自閑于法、此四句總見兵威之盛、足以掃蕩猃狁、以起下薄伐文武二句、是因其成、功、贊其為將之賢、不必粘定上文

燕喜舊多主私燕說、蓋為我行永久、飲御諸友、似是言甫意中語也、不。知。此。乃。作。詩。者。代。為。王。體。其。意。而。立。言。婉。轉。如。此。還主飲至說、方見君臣將相關會處。受祉、即蒙燕喜

說、曰欽卹孝友、則不獨一張仲、舉張仲者、正見此燕游人

而吉甫之賢益可知也。相臣調護、總是說詩者帶出、詩只

是道其一時之盛耳。

采芑

此詩贊美方叔之意、一步進步、先從軍容說起、次及軍律、

又次乃及誅獄而歸于以望收功、大意還以方叔元老二

句、為主要、知此是作于承命啟行時。故詞氣雍容如此。

首章、以所采之芑、新田有之、菑畝亦有之、興所統之兵、不

惟衆而且練。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新、漸和柔也、

新田畱田除草未遠、故芑猶存、其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

其實徒即車之徒也師干之試自索習言謂扞敵之師衆皆平昔訓練者未便就到師律之嚴莊者臨此車徒秉節鉞以撫之也率者習率此車徒以行也路車乃方叔所乘之車非三千之車四騏即駕路車者簟茀以飾車而載之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領有鉤膺有樊膺以飾馬而馭夫馬者又有鞗革之下垂皆就方叔所乘車言之○路車是象路其色朱戎路是革車其色黑不乘革路者此時尚未臨陣也與下章服其命服意同

次章其車三千即車以該徒交龍之旂龜蛇之旐即左以該右即後以該前車之轂以皮束之車前之衡雜文以飾

之此兵車也和鸞則非戎馬所有服采色之芾于服則皂
然璵蔥色之珩于裳則瑲然皆命服也要見不必服戎服
而威靈已著意
隼飛而止有進而退意故以為興此章原非有將戰未戰
之事只言紀律如此紀律只在進退上註動靜又進退中
事蓋進退皆是動進而止退而止則靜矣試即練習其進
退之節鉦人司伐鉦鼓人司伐鼓使其聞此聲以進退也
陳師而告陳旅而告使其守此法以進退也其進方銳無
以治之則亂故鼓聲平和而不暴怒其退方亟集以治之
則散故鼓聲闐闐而靜治獨言鼓者蓋以治兵振旅言則

皆動也。若治兵振旅之止。則必伐鉦可握。顯先句雖輕却與徒處不同、要點軍事說、要是號令明、先是賞罰信、蠢爾蠻荊二句、只是引起下文、非誇其衆之意、與下來威首尾相應。元老是尊稱之詞、不作雖老看、克壯其猷言方叔之謀略出于兵家常法之外也、不與兵威對說。執訊獲醜全在師之武勇上見、我車三句通指車言。嘽嘽言其數、焞焞言其勢。如霆句、即自衆盛而狀其雄也、亦為壯猷之方叔率之所以聲勢如此、聞望原成于謀慮而來、威不專恃此元老所以異于人也、總之在軍行時說、若想此行為真不用戰則呆矣

車攻

東都之行、本為會同、而此詩之作、却重在田獵節〻要點中、興、復、古、意、

既攻造作中度而車堅緻也、既同、是擇得精而馬齊疾也兩既字說平日已如此言、是天子中興、百度、維新、意以馬為車充滿于衛瓶之間、故曰充實、且東只言往東都、不言往作何事、下章指出、行狩、故遂以田車為言、行狩分明是天意以震帶宇內之人、心不止為區〻獲禽也之子于苗、之子于征、皆不敢斥王而以有司言之、囂〻只重車徒、聲衆盛、意而靜治在內、田獵之徒有羈人以戒途

歟入以辨物、司常掌旗、虞人植旌、故遂之置〻建旆即以
旄、徒皆有司預備如此持獸、是未然事、敘又是甫田中也
名、〻周禮大司徒仲夏教茇舍、遂以苗仲冬教大閱、除以
狩、此詩言行狩于苗、只用其名、不必拘其時也、下用會同
字、亦是來朝之、通稱、不是一時朝見、有此兩起、
駕彼四牡二句、是諸侯在道時事、亦帶二句、是諸侯入覲
時事、宜依文直下、重會同上、奕〻者、前後繼進、彼此錯綜
也、有繹者、九州有序、五等有班、陳列于兩階、而兩階相續
也、要見人心齊一意、
五章方言田獵事、弓調而得矢之重、弓弱而滑矢之輕、故

曰調射夫既同二而一衆見人情踴躍意同者同心同力也不是比耦鬥榮以射而獲者言諸侯衆之則其左右咸共舉之矣助我指天子言

四黄二而見馬有餘而教有素意不倂只言調習未說到御之善獨言驂者驂在服外易于出入也舍矢二句相連說御者守法而射者又命中一時技藝之精如此亦須根人心歡來正是射夫之同處○五御之法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五射之法一曰白矢二參連三剡注四襄尺五井儀

箋曰御者之良得疾徐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

物也。

蕭蕭悠悠三句、言所聞所見者如此、而徒御則終無喧譁總是形容整肅意、三章之獲、惟下殺乃入君庖、而又止于得入、其餘皆頒于士大夫之習射者、故君庖未嘗盈也、于征、通就田獵往還言、故注云總敘始終師行嚴肅、全是一段精明之氣、貫徹羣心、整齊有度、在心則無懈怠、在事則無鬆損、故以君子大成嘆美之、君子又大成之本也、允矣展也、對平日稱爲君子則以大成說、爲此詩者、似覘見宣王之鮮終

吉日

前章狩于東都此即狩于西都東重在末二章人必找辨
上恐率右古二句又曾得末章不必歸美宣王但看下之
人如此奉上則所以致此者雖然言外矣要見中興這治
意
祭用戊者外事以剛日也重在禱上不重剛日房四星謂
之天駟主車駕春祭馬祖此常祭也將用馬力則又祭之
車牢馬徒與祭禱各聞說不必泥是祓力歷險遠負只言
車馬足為田獵之用與下章皆未然事
次章只乎乎指出將狩之地是馬不過于孔阜中取其足
之有力者乘之耳非既字不重在馬上獻之所同仍句只

是一句禽獸衆多莫如洛汎猶秦都之前以其為天子田獵之所舊矣非陰田而於擇也

中原蒙上漆沮來其祁以此言孔有指數言儦儦疾行也、俟俟相待而緩行也、或三為羣其羣不可數也、或二為友其文不可計也、悉率或射或御也、燕天子不必拘定獲禽全在想見天子命羣心振武烈以賤與欲共成其盛上既張二句即蒙上文說張弓挾矢中小殪大俱是悉率中事、

●客酌醴却若帶言、

鴻鴈

一篇凡三言劬勞。前之劬勞。以離散言，中之劬勞。以集室

言徙之劬勞合離散與榮宣言。喜幸意、只見于中衰、而何以感慨氣脉發之。

鴻雁秋南春北、轉徙無定、故以興入民離散、未得所止、鰥寡、不專指老者、凡室家相棄者皆是。正、見可矜處、此章要體、追、言語意。

百堵皆作句、宛然見國運中興。民生再聚光景。註一丈為板、以高言、板高二尺、廣六尺、五尗其板為一堵、則高一丈矣百堵、非一家也、

鴻雁之鳴哀、故以為作歌之比、時當安宅、劬勞已往。似不須作此歌不知痛定思痛。自有不容默默者。非恫懇民窮

者不能知也末二句重疊入一還。總是感慨之詞。

庭燎

夜如何其是臣下敘述王者問夜之詞一節深一節重在不寐上夜未央緊貼何其說若曰夜豈猶未分乎故下皆想像其可以視朝之時不過泥註節字庭燎原為君子而設不該以見聞平滑

疏正義曰庭燎者樹之于庭燎之為明釋文曰在地為燎執之曰燭

沔水

全詩本旨伏在篇末首言莫肯念亂即說人之不撫也故

疏言讒之可憂而以激傷之。
首章以水之猶歸其壑、興人之不及其未亂、即指讒言煩興、陷入罪呂言、念有恐懼、倚背意、非徒然念之而已、離無父母舉入情所最切者動之念也、詩未及卒意自悚然、
次章以水方盛而未艾、興讒方揚而未止、與憂方深而未息也、不噴、即指讒言之入無故構禍、拂天下之公心常理言、不從逸承上二句、順說、蓋不為一己憂、而為父母慮、自不能仟然也。
寧莫之懲、猶曰豈遂、一興而不可止乎、直接下文、自我視彼曰訛言、自彼譖我曰讒言、激是戚戚、競競、臨深履薄無

思其興言不興也興處有安其身以及親意

鶴鳴

全詩托諷之旨皆在言表欲王深思而自得也并識明珩悉寄字目俱傅注以己意貼出詩人原無些轄求可以措其肯者只一成心之不可執而已○二章一意而次章逐節下字比前章更進一步

玩園字有近習意他山有疏遠意回樹檀見容悅可近白山石見粗直可憎

祈父

全詩以胡轉句為主前二章言不當以王之近衛而遠征

見役之非賦末章言不當以國之故子而遠征見役之非法很重在久役上雖所感止言遠役無已時也責祈父即以責王

白駒

此詩總是深惜賢者之去垂之相承說縶維公侯金玉爾字無非託言要說得活末章似為去後之言實都是將去一時語耳

食我場苗上要着安得兩字今朝今夕言駒逍遙嘉客言人俱要得托言意此四句一氣說看不得一過接語一朝一夕非可言亦但欲去時留得一朝一夕亦已永矣嘉客

對主人猶他說逍遙不去便有嘉客故注曰猶逍遙也公侯從豫當就斯道大行身名俱顯上說無期不是久長是無限量意優游以隱處之樂言適思以高蹤之懷言曰慎曰勉非其志也只此二字便可想挽留極苦其人如玉以德之純粹言從高潔上追想爾音只是音聞相聞并音聞而重之則有遐心矣送來鮮榮長往之夫每每如此故叮嚀之正是眷戀之極若云莫聞徑國之言則賢者何不猶作公侯乃為此出住之思乎

黃鳥

此詩比意與碩鼠一例呼黃鳥還是即呼他邦之人集栽

啄粟、以喻人之害己、即所謂不得其所也、此是顯比、不我肯穀、不相尚恤也、不可與明、休感、不相知也、不可與處、強梗、弱衆暴寡也、始言邦族、次言諸兄、終言諸父、困苦愈甚、而思則愈親、

我行其野

依樗、自蔽、言無所居、采遂采葍、言無所食、各不我畜、皆無居食、言婚姻之故句、重看、見得以親誼望彼、求我新特我字作彼字看、不責以報、貫趨富、見得未必恁地恐薄責以棄舊憐新、見得他或者恥不得此情、其實此人原自厭貪、詩人特代為諱之耳、

斯干

此詩首言築室之美而頌兄弟之好下詳築室之美而頌男女之賢大意重似續妣祖上蓋專建全為似續計而兄弟相好生男以繼有室家所以似續于不替也故首尾頌禱及之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飲燕落之也即歡樂之義或云是殿名

首章秩秩四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內美

斯干南山皆形勢之在前者斯干在近故臨之秩秩言旋繞也南山在遠故望之幽幽言朝拱也竹苞喻下面根基

之堅固、松茂、喻上面結構之牢密、兄弟三句、當飲、居、室、上
設、相好無相猶、一正一反看、兄弟要說得遠、不止今日情
會。淺。西。室。家。君。王。
似續妣祖、本築室之由也、與作非國家細事。惟祖宗舊業。
幾廢頹墮。欲盡我堂構之責、有必不得已者。作室墻垣四
周、曰百堵、則室以內、規制、皆舉、之、矣、西南其戶、百堵以內
之制也、居、說朝廷言、處、說宮闈言、笑語、則進內外言俱合、
似、續、意、以章築室。使拜起下垣墻堂室。居處笑語。便拜起
下攸芋攸躋攸寧。
古者作室、以洽垣為先、舉板築之工、見室宇之牢密也、堂

室有甚尊大。只為王者居之。便有尊無二上。勢然兩大意
註以、為二字可玩、
大勢嚴正、自前後左右言、廉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棟是
脊柱、宇、是室之四垂、簷是屋之前後正簷、阿是棟邊飄出
之側。簷華者振羽翬華也、矯翼者奮飛也、故濟作賓番中、
間有許多天子施為氣象、
庭是宮寢室前之庭、楹是廊廡間之柱、正是當戶牖之地、
奧是遠于戶牖之地、蓋一室而有向陰向陽之別也、古人
室戶不當中、或東北、或西北、則西南東南兩隅背隱暗、故
以西南為奧、東南為窔、攸寧、是順聖躬、乘天和之謂
也

○六章、縱。起。前。面。綱。領。一。段。憂。勤。而。埋。後。段。生。男。女。的。根。本。乃安字正照、此室未築以前焦勞經畫、言乃占二字與下占字不同、乃覺而自記其夢如此、四樣朕兆、只好說是耳目所不及、耳勿露陰陽字。

七章設為占夢之詞、祥字全在下二章照出、

乃生乃字將然之詞、寢之等句、俱見古人豢豫教之法。發曰裳晝月衣也、衣之裳者、明當主于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純朱黃朱色有淺深也、庶服黃朱、以國為家室而為君、嫡服純朱、以天下為室家而為王、俱未然事、寢之地卑之也、乃天尊地卑之意、非謂卑賤、裼疏謂是褘

況彼、箋曰、夜衣也、明當主內事、女以紡績為事、故契以紡磚、

無羊

詩重中興考牧。而未陵發出天下國家大計。大率民安物阜。開。國家之氣。運。原是一齊來的。夢之有無不足深論、誰謂字、打從前此所無說來、羊以三百為一羣、至其羣數則不可悉數、九十其犉、以例其餘也、羊若不和、牛若不安、今既和且安、便見無損傷無病耗、所以驗其衆多、中二章正如一幅牧事畫圖。參差敘述。從見其盛。若以入煩物情。為物所由盛。反看小了。別其色有三十樣、非每色

有三十也、雖、無祭祀燕享說、何笠負餱。薪蒸雌雄、俱是寫景、不必拘泥牽合。四以字。俱粘牧來說。爾羊來思、舉羊、以見牛、也矜矜兢兢、有堅彊之狀、不騫不崩、無損折之虞、是一正一反少損曰騫全壞曰崩、羊有疾輒相污故曰群疾、畢來自野入家也、既升自家入牢也、衆、魚旐旟、只是恍惚之意、非人變為旐旟也、豐年家室內、要發宣王中興。非復向之民靡有黎。稼穡卒痒意。陰陽不和。魚何以育。故夢衆而魚。則為豐年生聚不繁。旟何所統。故夢旐而旟。則為人衆不獨以少致多而已也。

節南山

不平謂何。是前九章僣領。其目在用人行政。詞俱刺尹氏而尹氏得行其不平由王用之。所以卒歸亂本于王心。凡言天。言民。俱以警動尹氏之心。即以誡王心也。

民具爾瞻。即是仰其用人行政之善。下五章〻有民字。正與此相應。

山谷本虛。而草木之長茂實之。可見山猶均平。不平在用人行政上見。喪亂弘多。疊上向。懲指心言。嗟指聲言。

維周二句。一連說。重在秉國均上。政主乎平。故不曰國政而曰國均。秉國均。則必須秉以平心矣。維以安民言。毗以〻態言。俾民不迷。使民曉然知有所係屬而不亂也。此三

句、責其必如此。乃爲畫職而人望亦副。與其瞻栩應。下靡民非信、以其不自爲政。無以慰其瞻而疑之也。正與俾民不迷相反。

此章通、重、用、人、而、行、政、在、其、中、言不躬親。便是委政姻婭了。弗問是不由于咨訪、弗仕是不由于歷試、以此等人而委之政。便是罔上。此全是心之不平。故喋ゝ地教他平、心。不要用這等人以誤國也。疏云、一人娶姊、一人娶妹、相亞次、故兩婿相謂曰亞、

昊天四句以不平之禍歸之天。君子四句。以四天之責歸之人。天方荐瘥、則窮極矣、故曰鞠訩、民言無嘉、則反常矣、

故曰大辰、君子、專指尹氏言、如居、以行政之勤言、如寬、以用人之公言、俱根心上說、而如字有不勝想望之意。惟不能居且寬故天不弔亂靡有定、家鞠凶大戾、言式月斯生、言不傭而降凶、不惠而降戾者、日甚一日也。國成、即國均也、紀綱法度、一成而不可變、故曰國成。不自為政、應躬親弗親、卒勞百姓、應俾民不寧、卒字有終不改之意、駕彼四牡三章、相承說下、蹙蹙云者、舉世皆亂、若見天地之狹也、須如詩人非果欲去國、但以見致亂者之罪耳、故下遂極言尹氏與其徒、反覆好亂、見國事都被他攪壞了、天下安得不亂。形容其怒易轉喜、既見喜易轉怒意

不懲其心，與前詞憯莫懲相應；覆怨其正，與前不敢戲談相應。猶乎惟天子是毗一向説王。而此章明指示出亞之不窮，爲下訛心章本。式訛爾心，要本感悟誦言之意來，王心一化則不復論尹氏所惑，而用人行政皆得其平，所以萬邦可畜也。○此篇全爲告王而作，篇內言天者五，言民者六，見詩人君所恃者天，所托者民，王獨信尹氏將不畏天與民乎，正是警動王心處。

正月

此詩大率以憂讒爲主，讒者小人所托以傾君子也，而本

在王為內寵盈廷不用君子而用小人致此訛言故欲止訛以救亂惟有一用君子而當時不可望矣君子所以憂之深也

繁霜雜言天變訛言雜言人亂然天變特喚起訛言下皆承訛言說獨對衆者憂之大謂不徒為一身憂而為社稷生民憂也此即是他癙憂而小心之可哀處（）癙逆亂了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故已所隱憂為癙憂不先不後即胡俾我癒之意訛言之人要得好言好醜說鍛莠言也莠害當之草莠言即守正之言兩自口可味有莠指訛言中傷者彼以為是而我以為非彼以為樂而我

以為憂勤與衆違侵侮自不免矣。三章言己之見侮不足言。而國之將亡深可慮。前四句一連在自家說起而及舉國之人重憂國上仕于公曰臣仕于家同僕臣僕從祿皆亡國之憂也受祿乃脫史禍之甚。事生全之樂意不要說殺了。○禽經云烏向啼背接而招集流亡稱烏合之衆以烏易合亦易散也故借烏言、聽彼中林四句以人之視物大小甚明與天之于人善惡無别方殆正説言所為未定既定以氣運言靡人弗勝然福善而側重禍淫遂伊誰云憎緊根上說正見造惡之不可救

謂山二句、是影借說見訛言之不實。大抵如此。亦見其易
辨。莫之懲、指君言。召彼四句、自臣言、而臣莫能辨。政由君
不能懲也。言至如此誣妄、不斷然懲止、而反召人訊之、所
謂執依疑之心、來讒賊之口、誰復有能辨之者乎。具曰予
聖。心實懼禍、緣為大言也。烏之雌雄亦是借言、
局者、卷曲而立身之僂也。則不見天為高。蹐者、累足而行、
步之狹也。則不見地為厚。總是憂亂之甚、不敢自適之意。
倫、謂合于事理。非事未至而妄言之脊、謂次于道理。非無
此理而設言之也。全在禍亂難容上見得。今之人即訛言
之人。虺蜴、是借字、指訛言之禍。此只大槩言世道如此。不

身指自己。
七章是作詩者卽己一身所處以見遭際之苦而冀王之
不用卽然其求懷章意也扤我不克顛挫折而困頓之無
所不至求我則猶云求我做箇賢人之榜樣也不是求爲
修己治人之則執我仇仇是苦苦束縛使不得展布之意
力謂力于用也執之如此則不必退用之如此又不必進
正是天之扤我如不我克
謂爲厲矣言必有所以致之者就照着末句燎之二句是
反言以起下言火盛則難滅國盛反易亡也前七章皆要
說言此章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棄賢信讒皆由于此滅

周、是未然事、

終其永懷句、猶上溫君說、正見雖未喪亡、終是喪亡之道、如車行絕險、雖無陰雨、已恐載之必輸矣、况又迫以陰雨乎、窘陰雨、正所謂難至也、行險是已然事、陰雨是從來害、永懷者、思其終之安所稅駕也、曰懷曰窘、皆自君子言王固不知也、

無棄爾輔章、與上句〻相反、重在輔、不可與僕平對、亦與上棄輔將伯文勢相似、輔是喻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僕是喻繼用之賢、故曰屢顧、屢字有旁招之意、

魚在四句、喻身處亂世、欲韜晦自免而不能也、念國句是

念國之信訛以爲履政者階亂至此、正應上、今茲之政、胥

○末二章、皆言小人得政、比曰洽比、有聯合依附之意、云訓旋是周旋纏綣之意、念我獨兮當作我獨念兮看是心憂國、憂民也

佌二句是卑小者而豊大、蔌〻句、是寠陋滑而富足、無祿與有穀對看、天地間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民必貧。與念我無祿不同。末二句、承椓來。惸獨是于可哀中較其尤病者。其實貧富皆受病矣。

十月之交

全詩專爲刺幽王、用皇父、而作、故第四章推致變之人以

皇父為首而下四章述極言皇父之為害者不用其良向
及豔妻字明〻指者幽王篇中紀灾異以日食為主而雷
電山崩川溢只帶言以甚之
首章首二句是將言日食而紀其月日之辭十月為純陰
之月辛卯為重陰之月交者日月交會在晦朔之際而此
則正在朔也天干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為陰金地支寅
卯屬木而單閼之卯為陰木箋曰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
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蓋十干寄宮辛寄在戌〻
土卯木賊之故云卯侵辛箋曰微不明也
箋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雖無日月實際禎上日

食說月掩日而月為之食。即謂日月告凶矣。不須無月
食說四國、指王國也、不用其良。已睹指用皇父等下。豈內
不時。正四國無政之事。此日而食、與此月而微稍別、前以
陰陽之本體較。此以陰陽之勝負較。陰至勝陽。必有大不
善事為之感召。但不知應在何事何人耳于何字最有味。
不藏正、打、著、告、凶、二、字、
爗爗、乃指電言電光一發、雷即從之、此不足為異、、在時、
當十、月耳、十月、雷伏地中、陽之已伏者、由陰之擁其外、是
以復出不寧、以震動暴戾言不令以乖時失序喪為各為
陵、因、沸騰華崩來、以、雨為、主、人、晴指幽王莫懲、謂、不能懲、

其用人之失也○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
國有六卿以分庶政而設卿士以總六官不是太宰之屬、
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天官膳夫上
士二人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趣馬夏官
屬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失
之事卿士為權之首皇父為奸之首諸臣皆是其引進而
艷妻煽惑王心則皇父所以得恣其植黨之奸也方字見
蠱王心者政未有失而群奸之專恣尖有極哉故下文遂
備陳皇父之惡
抑此六句相連説豈曰不時是廢皇父之心胡為二句際

根上來、徹我墻屋正是動民以徙、田卒汙萊、又是徙居廢事。蓋非不時徙居、故不得有事于田疇也。末二句、是責民以徙之詞。此章合下章、總舉作都一事、孔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貪夫聰明剛愎自用情狀。狀右。害民皆由于此。三卿、邑中之卿也。禮發內諸侯二卿、不慭遺一老、非是收為私用、只是顧他自家、便不思為國杞蕃目者德之臣、盡皆斥去、不留以衛王也。末二句、與豈庶句相應。三卿多藏、指貪者言、擇有車馬、指聚之富者言、隱見皇父但知有財而已。

至勉從事、即從前遷徙之役也、只借以起被讒意、訴、即讒

之于皇父、無罪遭訛、那下民之孽也、匪降自天、即叶起由人句、相聚而言曰噂再三申說曰沓、皆陽為相說情厭、而轉背便稱詆毀、訛人之反覆如此、此指皇父所用之小人、而好讒者實由皇父。

我里孔痗、空說、四方二句是傷于賦民莫二句、是困于役正見其孔痗也、曰民莫不逸且羨者自傷之至、視天下之、吾無甚于我耳、不是真逸且羨、不徹猶貧富勞逸之不均言、不敢效我友自逸、有悲天憫人、尚冀王心一悟意、不上是無可奈何而安之。

而無止

此詩通以君臣之義責去者，其詞婉轉曲折，若有冀其必反之意焉，以各敬爾身一句為主。

首章指為怨天之詞，以譏責人之端，曰斬伐四國，則有罪無罪皆受其禍矣，故怪天弗慮圖而使禍之并及善人也。

舍，謂置之于佩，從伏則明正其罪。

周宗既滅，以危言，是詩人故危其詞，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令民之所定也。舉正大夫見羣臣皆散，三事大夫，內臣也，邦君諸侯，外臣也，朝見曰朝，莫見曰夕，曰莫肯夙夜朝夕，則雖未拋棄官守，其心已不在朝廷矣。此節猶未深責，故臣只備言人離，以見王宜改圖為惡，而遂讒，好佞，惡直，

意、

如何昊天緊頂覆出為惡來、呼天即指王也。法度之主曰辟。故法度之言曰辟言。此章首四句不重、只以起臣之當自盡耳。撥爾身者、反離居之身、而夙夜朝夕、以齋官常供職。業也。末二句語氣抑揚、正見身之當敬慶祖。畏亦只是各敬直是。以天警戒之、並無人已。天人兩原。

我成二句、總括上天變人離覆出為惡之意、輕點上、夫以起下。當以此訊王也。僭僭曰瘁、即上文所謂戒勤、曰瘁有言。苦不信去、又不敢遽自放。吾欲身之謹意聽言、不須誰是王欲聽其言、只是謝王問及耳。答亦是被事而言。但不

肯盡言極諫。不是面從。此二句曲盡史臣寫身畀眾情態與敬身相反。二則字可味。緊重在下句。衷哉章。蒙上聽言二句來。匪舌是出與書不會善是其口出句法相似。由衷之言。吶吶為不敢出諸口。恰似用力以出其言甚難。正與巧言如流相反。此與下意皆歎時事之窮。以原其所以難。君見得哉淋不體。故苦情。但所謂哿身者不容咲耳。

然是不得從容。殆是不得享處。不可使即上不能言之人可使即上巧言之人。得直道。枉道所開者大。不專在進言上說。合上期得君。下顧公議者。方見仕之棘且殆。語意只

重、正、人、一、邊。
謂爾遷于王都、正、指、其、風、爽、朝、夕、撿、身、以、事、王、也、不曰離
任而曰無家、此將其言則戲而出言時亂思泣血、其苦楚
情狀如此、乃是他畏禍的真情、只以無家為詞耳。若果為
無家、則出居時誰從爾俱出以作室者乎。言原是自作之、
也。出、可以作室、則還何患。無家、〇孔氏謂人哭必由意聲
而出、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

小旻

此詩以謀猷回遹作主、而歸獄于王之不斷、不斷則衆謀併
而衰已至矣、

四廼即猶謀臧二句言、臧不臧以成事敗事說、臧否臧人也此文為上

險々訾々、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也、從來小人情

狀。知此就是他自家肺裏。也原有相知相識。不必是黨邪

伐正。下面兩具字、全從、淪、訛、生來、具、有眾口一詞之意、謀

之四句、雖與上章意同、但看自王謀于人言。此自小人瘉

載王言。載視謀猶、即項小人看

厥字多字、俱含王心不、新意、截為二句、不過引起之辭哉

言盈庭、正是謀夫孔多、誰敢執其咎、正是事用不集、乾其

咎者、任其成敗之責、而決其是非之歸也。凡謀必引成敗

為己功罪、如所謂謀人之國々危、則先之、然後謀定而事

以集、若曰偽游言、心營脫禍、徒作一場話說而已。衆裁句、分上貫下、兩匪字與兩維字、口氣極緊、兩是字正反。一匪字先民是善謀所出、程先民即是大猷、邇言是祖發鄙瑣、無關社稷生靈之計者、總是上人聽之。爭則辯以獻其聽矣。聽字爭字、固是不斷之意、而卻重在邇言上。不潰于成、與不潰于道一例、就築室言、

聖哲謀肅艾、未可便認作善謀、但有此等人、其謀必善。聖是以議下四德。故將批言之、或聖或否、要許併圓融言。否之、中、未嘗無聖也。重在聖上。洪範五事、思之德睿而作聖、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貌之德恭而作肅、言

之德與而作爻爻訓治請有條理也如彼流泉言善人無群小所渝沮如流泉之往而不反也末句猶善人說到國事番既泥淪國亦與之俱敗矣

不敢三句呼莫知一句暴虎馮河只借以言害之近而易見者人知其一須上二句來卻不可泥定暴虎馮河說喪亡之禍在也字中亦須含蓄只以隱禍言之乃得凡禍必知之方能救之人皆莫知則有捐卒以及禍而已安得不懼

小宛

此詩只重求無辱于親意以謹儀教子作眼而吃緊在一

敬字轉到末路更洗發出敬之精神
以爲上達乎天與己之憂不能不上及乎親念皆先人只
空、說前人之可念下二句正言于此時念之明發二字
有味見一日間發爲之初思慮之始此心便惕然爲我父
母興懷蓋常恐辱之也含下而許多意思
齊聖四句是就儀上指出當法與當戒者意重在戒一邊
說之恭曰齊思之齊曰聖總以德言不必分作兩人溫克
以儀言克訓勝謂勝乎酒而不爲酒所勝也一醉日富形
容沉湎之人漸、沉溺之意蓋其初僅一濡足而日甚一
日遂不可回也政與溫克相反敬儀要說得廣不必粘住

飲酒天命猶自家身上說天命去來只就敬不敬上決之。一不敬便去一去便不來矣此是警惕使敬之詞

莊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注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令變爲已子也教所以繇采菽之興似所以從螟蛉之興然作文亦須順講所謂教者不離教字似之直是在我身上使之克肖不正求其肖我。

以物之飛鳴不得休息與兄弟之進脩不得暇逸而戒字與而斯字相應蓋有勇往意征有進趨意不外整儀載午然此只接他一段不可自已處我日而月須看得周洽要

見交相勉勵時至而功即與俱至之意風與夜寐疊上二句以起下句言月言日書風言夜直是不停一息末句正應首節有懷二人意

此前三章念親之意盡矣然憂危之意既切警戒之心無窮故又提出世網可畏尋常工夫未必遂能自免而更思自善之道以起下章推原出卜非真欲問之神只以見人之意想已窮耳

末章亦只是一番憂危意思非必遂謂此心以自穀也是處亂世的要訣恭人小心是當世賢者恭人是個謙和的人小心是個畏謹的人集木臨谷各形容上句如履氷又不

止。如集木。臨谷。

小弁

此詩哀怨本旨。只在末二章。蓋忍成于信讒。讒起于易言。此是被廢根因。而非有罪可廢也。愛字是一篇綱領。篇內凡七見之。

首章興意取歸飛字。蓋宜曰我廢。如窮人無所歸矣。故云雅烏即鵯鶋。亦取反哺意。箋云。歲養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兩何字。重數其審。以積被廢之由。微有自冤無訣意。

平易之道。塞之則草生。我心之憂。疚之則痛生。與上四向

鞠、窮盡也、言盡爲茂草也、雖是興意。而說是異時黍離景象。如擣者、謂此心悲傷感激、如有物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白髮、故曰頭老、疢如疾首、不病而似病也、

桑梓四句、以情愛輕重相對爲興、恭敬、是且視纂撫、不敢輕戕斬伐意、瞻者仰望敬事之誠、依者顧戀追隨之意、靡匪二字、謂家庭朝夕、所瞻只有一父。所依只有一母也。不屬毛外不連其氣體、不離裏內不聯其心腹、是驚、怪、不自信、之、詞、

四章、以物皆有所容、與已獨無所依、消、歸彼舟流、以被逐

而無所歸也是以首四句、與中二句、

鹿性易驚、猶戀其羣、雉性耿介、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

傾、與巳反見遜而不崇耗傾也、寧莫之知、寧字是怪嘆辭、

口、入字只泛言、

墐、路塚也、左氏道墐相望、兩或字、與雉字相應、曰尚或則

雖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忍、是不憐恤之意、對不忍者、

非殘忍之忍、淚出無聲。見悲之極處。

君子信讒四句、一順說、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酬

爵則受而不返、不舒究、正足上直受意、不究根不惠來苟

加惠逸。必不遽信讒言、而究察之矣。掎如掎角之掎、三方

持之、恐亦顯而本傷也、枝、末之文理也、隨其文理而析之、則迎刃而解、全重、不妥、拙、折、意、罪人不當則是妥也

戒王不謹言、推原致讒之本也、兼以信讒見廢、尚作戒勉語。是詩人委婉處、山猶陵其巔、則末得為高。泉猶入其底、則不得為深。由言未便是廢立之言。只意向總有所左右。便令小人得以潛伺而竊聽也。毋逝我梁、言東宮、我居也、汝不得居之、毋發我笱、言覬覦閒安、我事也、汝不得行之、蓋身雖廢逐、終不忘親之意。

巧言

通詩、俱是刺王之聽讒以致亂、僭始既涵。則王之病根也、

若以讒人。則其心何難知。言何難辨。人何難除。只若王之涵容不察耳。

亂如此幠。幠者善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已被其害也。已感謂讒言之肆虐太幠。謂詐人之罔極。而予慎深致其辜。有天庶幾鑒我。使我得免于讒意。

亂如洞亂。則僭之亂。不必推開說。亦不可當讒字看。初以始生之施言。又以既成之勢言。借始既涵一句中。該着讒人之猾賊機巧。與聽讒者之昏惑狐疑。兩般情狀。涵之一字。是全篇中王要窮處也。容讒信讒。則不喜君子已在其中。如怒如祉。項上口氣極急。正與始既相反。兩庶字。與兩如

字相應造字亦極其形容見只在王心一轉移閒而已屢盟與賢者盟也人有疑乃盟君與臣剖心析肝相信何盟之有況于屢字賢者而屢與盟是分明猜疑在心牢不可破示讒入以可乘矣亂安得而不長哉屢盟二句正承如祉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承如怒二句而反之亂甘二句又承信盜二句而申之長暴餤三字無淺深但長自屢字意來暴自盜字意來餤自甘字意來止共謂止于共職無出位之思也與靖共之靖字同

四章總言小人之心不能逃君子之明以他人二句為主前曰廟後曰寢君子不忘祖考恆存孝敬故能作也奠是

品節裁成，句秩上節。是莫字，毚危遇犬則獲，比擬人過智
則明。遇字着力，只緣未遇君子，故得以藏其奸苟。一遇之，
情偽立見矣。
柔木均之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詭信之不同，故必以
心辨之，以處置事理。不同，為與曰行言者好醜雜出而無
所準也。數之重在巧言一邊，須說得渾融。蛇蛇正形容碩
言，出以之庾，如此據理數詞，自然有序，而口頗絕無回互。
故曰自口來，雖下宜也。二字是斷章語，不必泥。此兩句只
以起末兩句意。
末章是反覆其詞，以賤惡之。非真君河麋，言其地位卑也。

亦真有微指。言其醜惡甚也。皆是賤之之詞。拳訓力。亦屬勇邊。勿誤作權勢看。

何人斯

全詩本爲絕交而作。却爲望其來之語。胡逝不入等語。俱是託言以刺其譖己。蓋既已譖之。自然無面目見之也。開口說個孔艱。直指其心事。而終曰以極反側。真堪令暴公媿死也。

孔艱未可直指譖己說。只就逝梁不入說之一胡字。緊接上孔艱意。怪其與己殊也。梁。魚梁在門之外。伊誰云從。因其不入我門而問所從行也。

既謂之使失位、寧有復唁之理。不我可、根不入唁來、蚤邀梁而不入唁哄、其意全不以我爲可矣。始者親厚時、何嘗如今以我爲不可、即一唁而有所不屑乎。此意當與伯氏吹壎二句照看。

不入其門、使是不見其身、非別有躲閃處。不愧。正言可愧。也。倒重下句。自此至五章、皆摹寫小人詭秘皇遽之狀。疾如飄風、就徒開其隸看出。自北自南、則影響迥不相關、我心反得以自如、今相值而不相入、則意其踈我而又若近、意其親我而又實遠、適足以攪我心矣。胡不二字、與攪心相應、不是惡其相值。

脂車、是逝梁逝陳之託詞、亟行、是不入門、不見身之托詞、一字宜玩、我心易者、不恨其見之晚。而喜其情之親也。照往而不入言。否字與可字反、即云不我可之意、難知照心易自見、上章望其一來就往時說。此章望其一來就還時說。億之多方攻詰、使無說耳。伯、仲、是同官實話、壎篪則是借字、吹篪吹壎、猜謀、圖謀、掄、不相乖忤言及爾如貫只承上二句看如貫者、心孚意契各相連而不解也、斯字、正指相知意看、凡盟是盟將來、詛是詛過往、暴公譖已在前、故獨言詛也、說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

逆梁不入情狀宛是罥絨而面目則猶是人必不得與人相見則情安所逃揆諸正使反側之情無所逃也反側以知我而又誅我說

巷伯

詩旨重首二節兩成字正是譖入罪狀為下投畀有昊之案

萋兮二章比意總是飾小過以成大罪之意萋菲無所指止是小文之貌錦文如貝謂之貝錦此成字有潤色組織之意哆哆不是星只擬其做張傳曰言有因也斯人自謂其避嫌之不審也最有味成是南箕有擴充展布之意太

甚言其所為之惡也，譁達與謀言，譁專為他畫達計較，詭秘一至于此。
緝字從絲，緝緝者，如績之繼續不已。翩字從羽，翩翩者，如鳥之往來不定，俱自讒語上說，不信虛而不實也，非聽信之信。捷捷是習于應答，憍憍是巧于變換，亦自言上說，譖言，譖人之言也，輕信之，問既答，則反中之禍不測，故曰既其女遷，既字作終字看。
好好，猶揚揚，有志得意滿意；草草，猶勞勞，有懼禍不測意。視者發觀而別白之，鑒別驕人，正所以憐恤勞人也。再說簡譁達與謀，此輩自覺恨恨，捷之有異，即視此驕人

之意。箋即皆訓為痛惡之詞。

楊宜下濕故楊園為下地畝田之壠也丘如田壠故曰畝丘從楊園外畝丘其道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敬而聽之諸警惕此心如事事息息皆可招詢而取此單單之言以自驗也非是空懸意若謂庶有裨于君子實為讒口罔極不止及一人而言

谷風○序曰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此詩俱是怨詞以忘大德為主相親于患難而棄于安樂只為患難時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與比各止四句

谁風及雨、風發而雨從之也、有相須意、轉字最重、言昔日同心協力、忽轉而背棄也、風迴從上而下、同類有風便有類、亦周旋不舍之意、寘予于懷、以心之思念言、深于絕予與汝如遺、比前轉棄、又形容深刻一層、

谷風為長養之風、山顛之草木猶能及之、然且有萎死之草木山巳之交誼篤厚、不能無一時之小失也、

蓼莪

通詩是傷已不得終養意、以表表二句為主、一生字最重我以父母之劬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堪為痛絕。

蓼莪伊蒿、非莪變而為蒿也、只是移之所成、不能知始之所望。莪蒿蔚是一種、漸長則漸無用、詩人引喻甚切。哀哀二字。舉氣畧歇、以父母逮下向看。缾比父母、罍比子、只恐相資之義、不重大小。鮮民、無父母之民也、猶今云孤子。怙賴仰也、恃依賴也、既入矣而云靡至。正所謂如窮人無所歸、

生氣本于父也、鞠形成于母也、拊我下都自孩提時看。拊防其發憂也、畜時其乳哺也、長是日夜調護以俟其長育。是起居必謹以保其和、復顧視謂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視之也、復謂顧之又顧反覆視之也、腹者懷抱于腹間

也此等皆是父母生我劬勞顧復就人子所欲報于親者言以德報德必取其稱至天之覆育生成則無德可稱矣山高大則風必疾此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民莫不穀以終養者言

大東

通詩總是哀我憚人亦可息也之意以用役傷財作眼目維天有漢以下只將天上件〻空虛而西人為虛來已極其形容非是癡心望天見天之不助東人反助西人而怨之也詩柄所指皆病全在此處看

貫東與意以憾與杼字起砥與與字憾滿〻則不平杼柚

由則不熱畏反興也如砥以平原四遠言如矢以馳遊千里言所履是履周道以朝會所視是視君子為往來要見賦後物平時令人何然遊遊氣象顏之出涕今情表發饔云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疏曰證簋盛黍稷吉茶及賓客之匕則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用匕載之以于鼎而升之于俎杼柚其空紕紕絲紝轉是杼柚上無經緯也既往既來往來之不一也因役傷財參差互見不必分析配合葛屨履霜已無道路凄涼之狀而公子往來總為轉輸財盡則力亦疲矣觀下文專言憚人可見

契契者、憂苦切心之意、契契寤歎、託詩人自言、哀者我矣之也、憚人槩指東人說、此章首四句已指下四句、但欷噓之詞出之、層疊平作兩截便誤。四章總是言賦役不均、而舉小滑志在內職勞不來、謂專主勞苦之事而無有慰撫之者、蓋財力言政與譚人可息之意相左、舟人私人又就西人中舉其賤者、以例貴者、百僚是試、不是私入居百寮之位、言得有寮之寵俸任用、以見其安逸也、

或以酒四句、是極言西人之暴殄、不必實指酒漿之供、漿即酒也、璲訓瑞、佩璲者、以瑞玉綴于佩綬也、漢有光而無

明亦有二字只就漢書之未說到監感用者跂訓陽織女三星鼎足而成其形隅然終日終一日也天有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一時歷一次故自卯至酉織女當歷七次即是所謂肆星所止舍處也此亦但云所見星之名織女者如此未嘗望其成章織女至箕斗絶無望助于天之意不過云只聽說天上有此物于民則何所濟所以感言下土之空虛也報章者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也箋曰織女有織名耳焉則有兩無東不知入織相反報成文章服箱以輸載言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

長庚、庚、續也、皆金星之說、蓋本于此、載施句、總承啓明三項說、

維南有箕上四句、與前所舉諸星一例、下四句則更下一轉、翕舌西柄亦是極言畏惡西人、驚疑痛恨意態特寫言于箕斗开未寄怨天、總之此前三章只要形容其愁苦無聊之况不要著相說。

四月

此詩自傷之意、在我日構禍一句、而廢爲殘賊二句則是搆禍根由。

四月維夏、夏、者、暑之時也、至六月而暑始將退、暑之久也

炎燕困人。天亦有似乎怒。故以與巳之遘禍。宜為先祖所不忍也。

百卉具腓。俱變而黃也。以肅殺用威。則無物可免。與亂離為害。則無處可安。瘼矣二字。言亂離衆病人也。其辭凄然。

○三章以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與民穀而我害其情相懸。同莫不穀者。身處害中。見人皆勝巳也。秋日冬日二字。作時描注禍亂用進意。發用鄭箋。不是此前三章興意。卉是草木之通稱。殘賊就壞國殃民說。興意以山有嘉財。則人知其美。位多惡德。乃不知其惡也。莫知勝指。王說。禍亂之生。實由于此。

五章即水之潰涌有時與已之遺亂無已搆禍謂禍亂叢集也本上残賊釀禍来

南國之紀南國以江漢為紀也是無情之水猶若為池所有以興已之竭誠盡力不蒙眷顧益反興也有即春秋不忝寡君之有是訣有這箇人在心上

匪鞠四句承上莫我有来有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意正言已之所處只索盡瘁不是亂無所逃

稚以告衆無他及也有時事令人不敢盡言之意

九山

重不徇意稱賢是不恸好名目宜以首章朝夕從事

爲主言借〻猶壯健代下未老方將意言朝夕從事使於下盡瘁的勞意王事靡盬與他處不同

溥天四句説平而意串走重在王臣一邊大夫不均亦只言不均勞而已

傍字從旁有旁午之意未老方將方剛正所謂偏賢經營四方打轉四牡二句只作經畫四方之事説不是征伐

燕〻重言之見安之甚息偃之偃作卧字看偃仰之偃作俯字看偃仰從容閒暇之意也鞅以控馬而執在手一脫手則爲奔而不可御矣總覽國事者然故曰鞅掌風議是主身事於談論人之是非此三章俱以一勞一逸極相反

者相形。看數或字。未嘗離看自己而已。隐然在中大夫之不攱亦不言自見

無將大車

通詩只一意而反覆道之要玩無思二字要至于不欲思正其憂之淺也自塵訛將車者言凡大車所過塵必障天將車之人不辨面目不出于熲者人在憂中脉脉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也重猶累也謂空自煩惱一番

小明

此詩見西征大夫因巳之勞思共人之進而以立朝大義規之玩末二章詞和義正則連前心之憂矣等語俱非怨

詞旨三章各畏字分明有已亦有勉思靖共之意
呼天意輕雖肴位歷之意靡寒暑則歲暮矣君子舉事尚
早故以謝為吉共人是在朝共事相滸之素有含慈在心
非知足莫可與謀而身投遠荒無由滑見故念之涕零罪
君從王事不堅罔況勿作若之刑罰失宜言
懷顧謂懷思而顧念之述然本後事未畢說采蕭獲菽止
見歲暮時收拾過幾年的光景自詒伊戚與衛風自詒伊
阻一例是以分義自安非自欲不能見幾之說也與言出
宿言促卧矣復起而宿于外憂念之甚也反覆言朝廷之
法度不測

無恒安處向晏起下意，靖是自靖之靖，安其義所當盡也。共是處共爾位之共，靖共云者，自靖以致共其職也。親賢與共位是兩事，實相關切。與者，我助正直，不是求賢自助，有福以保全善類之意。總上三章末句，似謂爲孤臣全伏良友。

鼓鍾

刺王主意藏于其德不回一句中，知所以不回，則此之回首是來節只說簡樂非不古，便是刺其德之回處，不必言樂是人非。

各章鼓字，只作擊字，伐鼛，鼛真是鼓，抽詞動，歷結于心，論

爲始動而不寧也謂人君子足楷周之盛王懷加乜字言懷之信有不能忘者不言其懷之所在含蓄無盡下二章倪露出德字德之不回如周游乎樂閒遊于遠是也其德不由空言其德與今人不相似後卽到工身上而覺氣意未嘗說出

琴瑟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堂上下相比故曰同音以雅是以齊而奏夫雅也以南是以青而奏夫南也以籥是以籥而協夫音也凡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是謂不僭

馬貴與曰升歌字字皆金和玉節以磬爲主衆音並作以

笙為主，搏止則笙亦止，堯之以雍，終之以南，秉羽吹南籥而舞之，舞必依樂，青以為節，此章言下分明見，即古淑人君子，被之律呂間之聲容，亦不過如是而已。

楚茨

通詩以奉祭為主，而推本于力農，大總首章是通篇冒子，如言享祀妥侑，已引起迎牲至燕私等事，介福也，引起萬壽浚祿等事，歷章事神受福於第井，以徹字貫首章四句，直從農事初興時說來，重在黍稷是祭之酒食所從出也，凡祭以酒食為主，而牛羊粢豆皆之倉貯之于

室、庚、積之于堨、以為酒食以享指黍稷言、享祀祖考、妥侑皇尸皆蒙酒食言、獻尸即祭神、更無兩樣、妥安坐也、侑是恐尸未飽、而祝以主人之辭勸之也、介景福、作神降之福。○濟濟有威儀之意、蹌蹌有騶奔之意、然主祭與祭說此句直貫至或將以薦牲言、祀祭于祊以求神言、祀事句項上二項說、絜作者牲肴皆其色純角正之類也、蒸嘗只泛言祭烝剝亨、治牲也、肆以陳于俎、將是進于廟獻牲也、四或字以事言、非以人言、祊者神之所棲、乃其生時所出入處、恐神或在焉、故使工祝致祭于此以求之、明者儀文甚備、禮節昭著也、皇者神來而處尊位、儼若君臨也、神無形

故曰皇尸曰象故曰饗嘏壽即是福〻即是慶
記曰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
此乎或遠諸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三章前九句重合衆人之敬以爲敬意猶〻曾下二句莫
莫管爲豆向爲俎而牲體肥碩其物以從獻而婦奕畢陳
爲豆而穀物之丙羞牲物之庶羞無不備此三項皆獻尸
事賓客已與祭不重盈戒上東西互對飲爲交東西邪行
錯綜互飲爲錯交錯雖兼少長亦須從賓客起下要知此
是尊飲能祭畢之燕卒度卒獲言無不合于法得其宜也
與上三平有總要推本到主人之敬上

此上三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敘一義耳○下章總承此三章說、

我孔熯矣二句就主人身上說、式憑也謂憑依此禮而行無過差也、禮無違文、禮物言徂賚是祖孝孫主祭時賜尸之位傳解工祝二句、言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而以嘏之物往于主最為明析、苾芬即前牛羊俎豆燔炙之類、齊稷匡敕即前濟濟蹌蹌踖踖莫莫之類、如幾謂所欲即得、如與意相符契○如式言備足不少欠○如有一定之法以齊之、齊者整而不亂、稷者敬而不緩、匡者端正而無跛倚敕者戒慎而無怠玩○極者至善之謂、萬億以事言事不一而

得乎善之極則一、止所謂永錫爾極、照章首二句、應、剛、重、在禮容一邊、

五章徐是祭畢而行禮之次、蓋受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四者、皆、畢、祭時、禮、節、一向接一向極有次第既備者禮終三厭既戒者樂終三闋戒訓誥、謂告終也、祖位是復未祭時所主之位、無事發奔矣致告安老子之心也與上不同上是傳神意、此是傳尸意、尸、以、神、為、度、致神醉而尸起、神、以、尸、為依故送尸而神歸、廢徹、諸宰則徹所厭之饌、君婦則徹、所厭之豆也不遲有如見神之在上、不敢復褻之意燕私、要認備字、

末章、燕私受福、而徵之與燕者之慶辭、與上章末二句、是一時事。燕與祭不同樂、又其入奏者、聲歌雖異、樂器則同也。綏者受祿而安閑之意、對祭時所受之福為淺、祿非必指子孫為淺、然觀人心如此懽悅、如此祝嘏、則後祿之綏亦可知矣。惠、以禮之不煩不簡言、順其分也、時、以時之不踈不數言、中其節也、無所不盡者、內盡志外盡物也、此意總在上數節內、却借慶辭點出、上言福壽、只以得說子孫、又說此層補完、遂無幾微滲漏、

信南山

此詩力農奉祭之意較楚茨尤重、粢盛瓜菹犧牲、供一時

來荼之物每段各發一義初無先後而以黍稷為重為本
獻壯處要見與衆感並為意
前章從治田說起為奉黍稷章本的的根禹甸來體理正
田之之事而東南向又體理中事也雖如方里為井十里
為成理如一夫有遂十夫有溝是也遂在井之內周遭一
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推而廣之為洫又廣
之為澮為川此言南東其畝自遂之達于溝言之也遂是
井中通水小道畝是沿遂的小畎凡地勢東南下水必趨
之如其遂自西而東入溝必由田之南背使無以障之使
遂在南邊田內故為畝于遂之南使水滑直下就溝而不

南溢也。即遇旱。而東引溝水以灌于畎。古籍此畝以為之障。東其畝可例南東二字要看得活。或南或東或東南隨皆有畝以防水溢。不必定于此兩方。但看畝。便知理之審。觀。理自知疆之大。
雪欲凝。而猶故言霙霙。雨欲微而潤。故言霡霂。雨雪兩字虛。二句串下土膏饒潤。承天澤來。優餘裕也。渥厚漬也。霑濡澤也。足。充滿也。
疆場二句重在黍稷。不必分項上兩章。酒食二句。要見人心懽悅以奉祭意。畀尸。是妥侑之禮。畀賓。即卿特牲三獻尸後。主人獻賓之禮。不是指尸酳酢賓。獻賓。亦以為神也。

○瓜、即祭時豆登之物、是時、適際瓜熟○故剝以為菹而幷獻之。禮所謂菹可以薦者莫不咸在是也。壽考即是天祐、

○祭以清酒二章適作一項、是備牲以奉祭而獲福也。血膋以上是既灌迎牲事、苾芬以上為既奠并奠之事、況明德承上而陳、

祭以清酒、先行灌地之禮以求神、而後迎牲也。執鸞刀以下、皆迎牲而殺之事。執以鸞刀、只以啓毛、蓋此時牲已殺矣。取血在殺之先、取膋在剝之後、皆宰夫事也。燔膋在其熟以後、此時猶未燔、止以亦是殺牲時所取、故帶言之。○全不重求神于陽、烝是薦于廟中享是獻之祖考、正薦熟事

亦專以壯言不羨酒說亦明君終始不遺節文不忝之謂

甫田

此詩相沿以祭方社田祖為主其說終未免牽合予以為不過逐節敘述公卿為農如此耳一章各自為一事惟以重農一念則斂散省勞祈報慶祝皆此意也詩或當作于秋祭時祭不必泥

首章是從公卿斂散之法說到省勞之勤文義疊疊相承俾君公私之界限分明也十千是一成之數九夫為井井税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税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税百夫其田萬畝每畝穀一鍾千千只是田數自古

有年推明所以得食農人之意而以起今之有年也今適南畝亦是本省耘之務言之不是說作詩之時而言今正是甫田閒空地可以息者烝是士是進而嘉其黍稷之處慰其耘耔之勞也髦士是農之通稱

二章是言公卿來方社田祖之祭與非為民報祈只是一時事既義亦因報成而知有賴于民者如此則又當祈年以為農夫計矣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方社止言用禮田祖止言用樂方社報而不祈田祖祈而不報皆互文耳以社報生也以方報成也截田二句是祭時語以祈三句一氣說大約此章既欲承上皆耘又欲起以祭

法、便說不去只索通融看、
三章、是將省耘時上下情景覆說一番。不必泥定祭畢而
省耘、以君、曾孫以之也、稼字見得農夫不敢上獻、而自致
耶之、左右見其取而嘗之者縣方也、亦易本耘耔來不總
承善有來、喜者實穎實栗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號也、○
看來四章。是於章今適南畝五句來盡之意。下章則以足
第二章未盡之意。
稼以在野言。庾以在場言、倉以廩之承、庾一邊來、車以載
之、承稼一邊、來四正著有之可驗者。而首章十千之取、是
夫之報、與取給是矣、黍稷四句、是告神之詞、要得歸功顧

祈意萬壽、即介福也、

大田

此詩通是農夫口氣、重歸美公卿上、凡頌聖之詞、殿與

前章相關、以曾孫是著一句為主、

首章從前向平々遞下、一氣直趨末句、擇其種者、不雜以

稂莠也、備其具々、田器、使不敗耗也、以舊年穀既備句、

承上以起下、以穀畢耕二句、打轉既成來橫、異有谷打轉

既種來庭直、不黍而也、碩大、不低小之樣、始生時言、曾孫

是若、本殿、士女、克圖、用旋、

次章、重在除苗害上、既方有孚甲始生而將合者言、既阜、

自孚甲始合而將實者言。方訓房、謂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曰孚曰甲、皆栗皮也、甲在米外若鎧甲然、不稂不莠本擇之精、粹之密來、穗猶苗之已碩者、去四蟲對下田穉言、穉、乃禾中之未碩者、即下文不穫穉之穉、祈田祖以除害者。蓋曾孫嘗瑟琴擊鼓以祀之。故望之如此。

三章。重冀天澤以成地利上、皆未然事、有渰四句、本上祈升雨來。先公後私、乃朱子推言農夫之心如此、本文還重雨澤。以次。均洽意。釋是禾低小、刈穫所不及者、一束曰穧、禾縛之所不及者、合束曰秉、華栽之所不及者、滯謂刈之散亂者、一莖曰穗、此皆收成狼戾之意、彼此二字、活看見、

劉處皆有。餘慈及人。亦曾孫穀士女意也。故願之。
末章首四句與甫田章同。而意則各別。前是耘耔之時。曾
孫挾婦子以省耘。若悦乎民也。此則收獲之際。農見曾孫
之省。欽而相告以往。饁民悦乎君也。祀方者以收成之寓
雖田祖去菑害之功。亦方神捍禦力也。文當作來禋祀方
此倒說法。獲福固是農夫祈願。亦須承神福來

瞻彼洛矣

此詩全重美天子講武上會諸侯于東都。正欲講武也。以
作六師一句為主。三章意各互見。前二句不可忽。蓋言朝
會之所據天下上悖。是以起天下之朝宗也。福祿只在四

渙一、王、人、心一一統、上、肴、韐、是蔽膝之而不紊弁肴、而韋弁
韋衣在其中韐、是韐之染色、其色奭然、作字重在天子親
御我服上有以身率之。而一以奮揚意琫琿之上飾、玉為
之珌、鞞之下飾珧為之珧蜃甲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
璗琫而璆珌、若子萬年是保邦未危之實理不作祝頌、萬
年字連下亦不作壽。

裳裳者華

此詩要提起前章、叠叠贊美歸到才德上繞見天子之心
寫有自。亦像美諸侯體、我遺、通就洛水言、
前三章各四句分、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乎。

人者。此。便合。下章。威。儀。才。德。在。內。文章、以光輝精采、著于一身者言、有慶即祭慶意、第三章以花色之不同、與馬色之同、威儀即在御馬上見之、至文章之本與所以稱其威儀者。則明明是才德了、

末章見天生全材以佐明時意。首四句、從就設施言、到維其有之、方見才全德備、末注先提在前乃倒辭法、左右是借用字眼、宜者大小常變處之皆當、有者千變萬化、用之不竭、宜有此互見、總是言設施于外而時措之妙、如此才德非二件、皆自內說。所謂維其有之者有此也、與上有字不同、

桑扈

此詩頌禱中有規戒宜以被交匪敖作主匪敖之念正是他一段和易可愛處故曰樂胥而戢那即匪敖之在平日者也首章受天之祜與末二章福字相照

興取桑扈交飛而有文興君子上交而獲福樂胥指豈弟樂易言是中之和順所發者受祜重在君子有以受之不重在天之降福于君子萬邦之屏亦重在有德以屏萬邦是已然事

屏者捍衛之使無侵擾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為憲重戢是以為憲上指屏翰中條已治人附衆咸敵事也非法共

屏斯哉、是收歛而不敢恣、難、是畏懼而不敢驕、交、就燕時言匪敖重在心上看此篇言福、皆出于天不作君恩說、

鴛鴦

此詩四平看、福祿是已然者、只重萬年字、此二字歷年之長卜世之遠俱在其中、兩宜字皆順適安享之意、但上以福祿就我言、下以我享福祿言、斬芻曰摧、粟食曰秣、艾是受圖府貢之意、不單指昭養、後是雍熙寧謐之意、不單指安身、艾綏俱作虛活字看、是福祿來養君子、安君子也、合艾綏兩字、只當作一宜字、

頍弁

此詩只發遣自己設燕本意、三章文體相平、而意相足、宜以喜見為主、追言未見之憂、預言無喪見之恐、正以發其見而喜之意、各既見俱要在與燕上說、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是雙喝起在此燕者為兄弟、特伊何豈伊辭相應、似興體耳、不必泥蔦蘿松栢、皆地所生、故有相附之勢、以兄弟是一氣所分、故有相依之情、惟情之相依、故以見不見為憂喜也、何湖是閒、何期約、設下應以兄弟具來、戚、對燕了者、形相隔而情相遠、有無限猜忌嫌疑、何等不戚、此憂之所以戚滿、今惟熟取天倫之樂、則戚矣、

如彼二句、是從以天道喻人生。是光陰幾何。駒隙易過之意。非看自己與子燕者說。雖燕隊衆此說、言幸得與兄弟甥舅樂飲于此夕。是人生所難遇。凡我君子。亦惟為我盡今夕之權而已矣。雖字有在前身後。俱置勿恤意。

車舝

通詩為燕樂新婚作、而所以燕樂意。以德為主。首章德音聞其有是德也。次章令德見其有是德也。下皆根此而言。

()首章是追述始事、雖無好友二句還是未見、而預道其欲、如此、凡燕會有好友在衆為可樂。故以此承德音來括之當祠樂也、

辰是嫁之及時來激來想助我內治也不是言燕燕偕同牢之禮言舉樂之即韓詩燕燕舉之舉或作籍揚其德非是與射亦只是一時情思不可到說後日去雖無字不重讌意重在相樂之情上蓋茨新婚之燕而無以為情只覺物之輕德之薄耳旅我足與望之詞正與雖字緊緊呼應無德本令德來折薪而其葉湑然所得副所求也設以為興解我遘爾猶難得見爾觀字指上來括來教言心寫寫其饑渴之懷也本德來飲食歌舞樂此心之所托以寫者末章只是見好德之情不能自已幸有馬服御良可望來

括不勝欣慰之意。勿泥註總叙始終、

青蠅

全以無信讒言為主、要其終極于亂國、見信之禍大、而使王知警。原其始、起于交構、見信之端微、而欲王知察、首章以青蠅對讒人、故屬比、重在營字。

變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讒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棘所以為藩也、罔極、人心之艱險反側、言構、謂合、一人而構搆之、使相猜也、

賓之初筵

全有只無俳太急、一句是以該之、射飲祭飲是飲之始終

所善者善。弟三章初筵温柔，則始未嘗不善，而終徹以淫矣。前章初筵初字，只對本章下面飲酒說，不對弟三章說。○孔脩以工是亦射時事，下是方射時事。此章言酒者二：曰飲酒孔脩，曰舉醻逸逸，曰以祈爾爵，皆爲射也。左右是賓之分列，列筵者秩秩，言其坐次。凡設賓于左，殽加于籩，有楚者列其豆也；旅衍者陳其物也。孔脩重在肅敬，如一上。○往設既設，遂宿設之樂于堂下，以避射位也。儀禮主賓一獻一酢，主入又酌以酬賓，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至衆將主入，乃舉以飲賓，謂之舉旅。賓舉于阼階之東，主舉于阼階之西，往來交錯，禮度安閑，所謂舉醻逸逸也。還次

其才相近者曰既耦發彼有的二句是射者心上自鬩如此不可作自我之言看曰祈爾爵則非謂自飲矣及革錫爾純嘏以工主人獻尸也各奏爾能以上子孫獻尸也以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也各段內俱有酬酢之禮即是祭飲舉籥舞以該武舞乘笙鼓以統八音洽者以樂之節奏合于禮之次序也百禮自迎牲以至嘏尸言壬者規模之大林者節目之詳錫爾句總承禮樂說以奏爾能就洗解獻尸〻所以酢受而飲之言從食賓在尸食者也手賓客之中取入令從主人為尸執獻名曰佐食所謂室人之三獻禮成又多之為加爵此原是獻尸之禮非就賓

容所酌之爵再加滿盛之謂爲此說者只爲看室人是執發一類不知此亦賓也酌彼康爵無賓與室入言康爵即是尸所酢之爵

傳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

賓之初筵不醉射飲祭飲說溫溫其恭即抑抑反反二其未相對看反反尚知顧禮幡幡則欲頑而不可得矣抑抑猶自鎮容怭怭則欲鎮而不可得矣舍其坐二句即疊幡幡秩以飲酒之常禮言反反抑抑是也雖爲酒所困而不知其常此所以幡幡怭怭

載號載呶口容之不謹也屢舞僛僛身容之不正也側弁

之俄頭容之不真也、不知其都是心志迷惑、不自知其言動之肆、承上屢舞、起下側弁、令儀反々抑々之謂也、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非謂監所不及察、史則書之也、式勿以下、皆本上反恥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衆語一直說下、今明寫出代他羞愧情狀、言自言也、語々入也、

魚藻

此詩要得王者樂以天下之意。詞雖褒美。而保泰之謨存其中。在鎬、以居畫駁輕、言豈樂、以君臣同遊、喜起一堂言、太平景象、在那居上見、樂豈飲酒那看、全要襯出所以然

之政

采菽

全詩以彼交匪紓為主蓋予之而猶以為薄者正為諸侯上交以敬其車馬服飾僕御侍從皆敬所形所以欲從學錫予也後三章福祿應推開說照首章自見

君子無同姓異姓錫車馬以分氏族也錫衣服以別官階也金路以賜同姓樊纓九就象路以賜異姓樊纓七就衮惟上公有之黼則五等皆有然不必分析致以為薄蓋云不過車服以庸之常典耳

以有喜其至止之意其詩三句作三件看皆見其禮餘

之變寓于其中。黼、服外而爲也、駟、合服而言、
赤芾三句正是入覲之事、赤芾服于腰而垂于脛、所以蔽
膝而謹拜跪、邪幅邪纏于脛之下、所以束脛而利趨蹌、此
雖是常度、亦見慎重、不苟意、匪紓是從儀容上流露出中
心敬謹來。天子所云一一嘉感動乎君心而君嘉予也。予字、
處看、命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褒嘉錫予其臣。必有言以
將之、故曰命命之。應首章錫予而福祿則較關一層說、與
下萬福攸同一例。樂只承匪舒看、
末二章樂只君子。內俱脫不得敬意。天子之邦、指王朝也、
殿邦、亦只就來朝說、萬福、就寵承渥恩而齊平、平平、訓辨治、

親則不稱。治則不亂。總是二敬意。左右之歎。亦諸侯之敬也。此兩章言獲福。上章一宜字。下章一必字。此章含其身而言左右。且以決福之宜同。下章合在朝而言處止。且以決福之必繞耳。

係維二字。與葵腋二義。葵者。真知其忠愛之素也。亦以匪行知之。腋有厚積之意。使游是處一氣讀。言非為畏威惧誦。不得已而來也。須得、形容贊嘆之意。

角弓

詩重刺王以爾之遠章為主。蓋相怨相讒。雖在小人。實由王之不親九族使之。故首言王不當薄于所親。而六章終

望王以厚反薄。篇中說民。不過借人民家來比方。而意實重在王族。蓋所謂說人即相怨以授爵位之兄弟也。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昏姻。親之乃近。一疎便遠。同無相遠有望其念情之深義之重。皂皂同心之意遠字、情猶信讒、

然者然其所為也就意向邊說做者效其所為也就作為邊說、

綽綽有裕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包涵情景妙絶世間如此令兄弟能得有裕。維不能令兄弟則不當教之相遠矣。其人較量彼此遠相責望意思迫狹豈不交相為病。

無良、即指不全之元氣、各據一方、猶云無所適、不是的。亡指爵位言。以不義得之、亦以不義失之也。至于已斯亡。猶云至于亡斯已。是倒語法。老馬二句、是終受爵不讓之意、而下兩句設喻以戒其知足。一章應作一氣直下。蓋當日知足。正所以免後之覆敗也。如食句言其貪黷無厭、如酌句言其攫取太甚。宜字孔字。以嘻笑諷喻、行其警戒。

六章申前兩敘之義、而禁止之。正無胥遠矣之意。四句一反一正、如塗句蒙毋字來、徽猷即能親九族而不為讒佞所間、便是。

末二章婉是感慨譏原可止而王反長之居者居此位也婁者不一之詞式居慝不肯遺棄說婁驕益長其讒譖之氣也失中國相親相愛之道故如蠻髦用憂憂世變之日下也

菀柳

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暱毋自瘵爲主始則虐極欲以求于我繼則虐過分以求于我終則虐貪欲無厭而加禍于我俱根甚蹈來甚蹈是喜怒不可測禍福不可知意爲此詩者蓋猶有宗周之意嗣是以降則天子有丁裳之辱而諸侯但聞有問鼎者射王者甚至狄泉之盟狄

僞南面以主會城周之役魏舒易位以莅政周之威靈何在筆始于畏周遂沿襲以至于滅周也

都人士

通詩以彼都二字爲主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盡看不必分

彼都人士原非極盛時人物只是未經亂離狐裘句是都人之服飾不改句是都人之表儀有章句是都人之辭華末二句純是慨慕意言當此時而斯人果歸于周豈不爲萬民所望乎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也則是快覩之意

臺笠句、見其沖淡、綢直句、見其閑雅、臺笠者、以夫須爲笠、戴之于首、緇撮者、以緇布爲冠、撮之于髻、綢密也、綢直言髮多而不卷曲、如髮者、如髮之本然、不假髢也、充耳琇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帶是身飾、厲、即帶之下垂、髮是首飾、如蠆、是髮之上卷、雙曰、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匪伊四句、蒙上文又推出自然、閑美一步、蓋服飾固欲其盛美、又不如無意文飾爲盛世之象也、云何盱矣、猶云使我如何其懸望、予言望之甚也、

采綠

道詩、供是死言、如卷耳載馳一例、兩不丑字全在思君子上來、薄言歸沐、念其至也、五日六日、大約如此、勿泥、三四章乃預擬事、穀兮綸從、亦未肯言從之獵、釣只擬歸時、掀地之事、耳觀夷則、有相親意、而未歸時思想到此、直是如目擊之、亦不在歸時之與偕也。

黍苗

此詩出行者之口、重感德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指盡道詩之旨、疊疊說下、要得預道語意、詩柄中將字孜統平之諦、

謝在周南、故曰南行、南行不專自在道言、連營、建功、來在、

內地遠而時久故曰悠悠勞是勞其趨事之勤赴工之久
如恤其饑寒爭情
我任二章是慶幸之詞蓋既謂召伯勞之則此行可保無
虞惟待土功告成言旋言歸而已任輦車牛徒御師旅作
八件俱指人言車本乘載但指御車者言牛本駕車但主
服牛者言
謝功包謂肅肅之周備整齊之意營之經度董治之有方
也征師烝在道作邑言烈烈之勇于趨事之狀成之以森循
而激勸有以成其烈烈也
原隰句以疆理言平者因地利之高下而治之也泉流句

以濟泣言清者因水勢之泛音而通之也胥謝功中事以所係特重欲抽出言之心事彌覩待元舅之情與式是南邦之命說

隰桑

此詩亟絲未見而憂既見而喜兩層總是作無可奈何之詞以志其極喜耳其樂如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便合遐不謂意

葉幽者葉之濃綠似黑也德音主好賢之名說固嫌于近名但欲以音爲賢者之音而兆膠又要在己與賢兩心孚契說中間便有兩轉不如仍舊爲直截

題不謂矣其中心藏之二正一反請字藏字正相應何月忘之承藏字意來文勢甚緊要依註一氣轉下有欲道而不能道既不能道又不知所以然之故舍謂恐忘故不言便是有意非矣愛乎武者本不欲忘卻云何時可忘是何等猶寫

白華

通詩重一遠字而二三其德一向為遠之病根各節相承說各章首二句皆比體而四章八章為正比餘皆反比白茅束兮謂束野菅而滙之也獨字與束相反水氣夜升而為雲朝降而為露傳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

雲箋司、白雲下露、被、可以爲菅之茅、天步艱難、猶猶以尊代宗宗社將危意不止自傷其命之窮猶刲圖謂忍也、○彪池在咸陽縣西北流合鎬水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于痛哭念彼碩人與之子不猶相應爲下操張本念字執人倫大變言○非僅懷其寵澤鼓鍾二句以感應之常理言正意在言外操即傷懷勞心意遙即不猶意

縣蠻

此詩之體與碩鼠采苓相似其物託言于鳥○下遂直言已志順本文執去而比意自在不必另補出正意須會感慨

期望口氣
止于丘阿疲倦而止也、道遠以前途言、飲之食之望人之周恤已也、教之誨之望人之指示已也、後車載之、望人之振援已也、

參云事未至則預教之、臨事則諭之、

匏葉

匏葉兎首、只就燕上指其一蔬一餚、以見主有物薄情真之意、非必謂專為此以待賓、舉匏葉見蔬不必嘉蔬也、舉兎見餚不必異膳也、賓之指酒言、與下獻酬酢一例、註中以足字正指匏葉、

箋曰、凡治兎鮮者毛炰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炮之燔之、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來酒于賓、乃薦羞、言獻而後酢、言酢而後酬、禮之次也、却亦要見不因物薄而廢、一行、即止意、酧雖屬賓、然是主有以致其酧

漸漸之石

全詩以愁苦久役為主、自首至尾、由淺入深、首言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次章又把險遠勞苦說深一層、三章言有遇雨之勞、以增其苦、則又不獨苦于險遠也、其山窮者則川斷之、其川盡者則山間之、重〻相間遠不可極、故曰山川悠遠、每章各二句為義、不宜分搭總承、

有豕二句已然之雨徵也月離二句將然之雨徵也嚴氏曰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亦汚今羣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既多雨欲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此解最得詩意月是水之精畢是好雨之星月離于畢洪範所謂月之從星箋所謂將有大雨徵氣先見于天也不暇及他事言勞苦之極也

苕之華

序曰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全詩總見國勢不久民命難全不得以末節作排原註

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有黃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
變爲黃、芸爲極黃之貌、以將落故也、

何草不黃、

全詩總是傷久役之苦、一章言盡人之力。次言盡人之情。
三四章承言如此、是以歎待其民、抑且歎之不如也。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乃是言車之狀也、詩中往
往以實字當虛字用、如朱幩鑣鑣之類、
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戎車、輦者司馬法周曰輜輦、
十五人、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